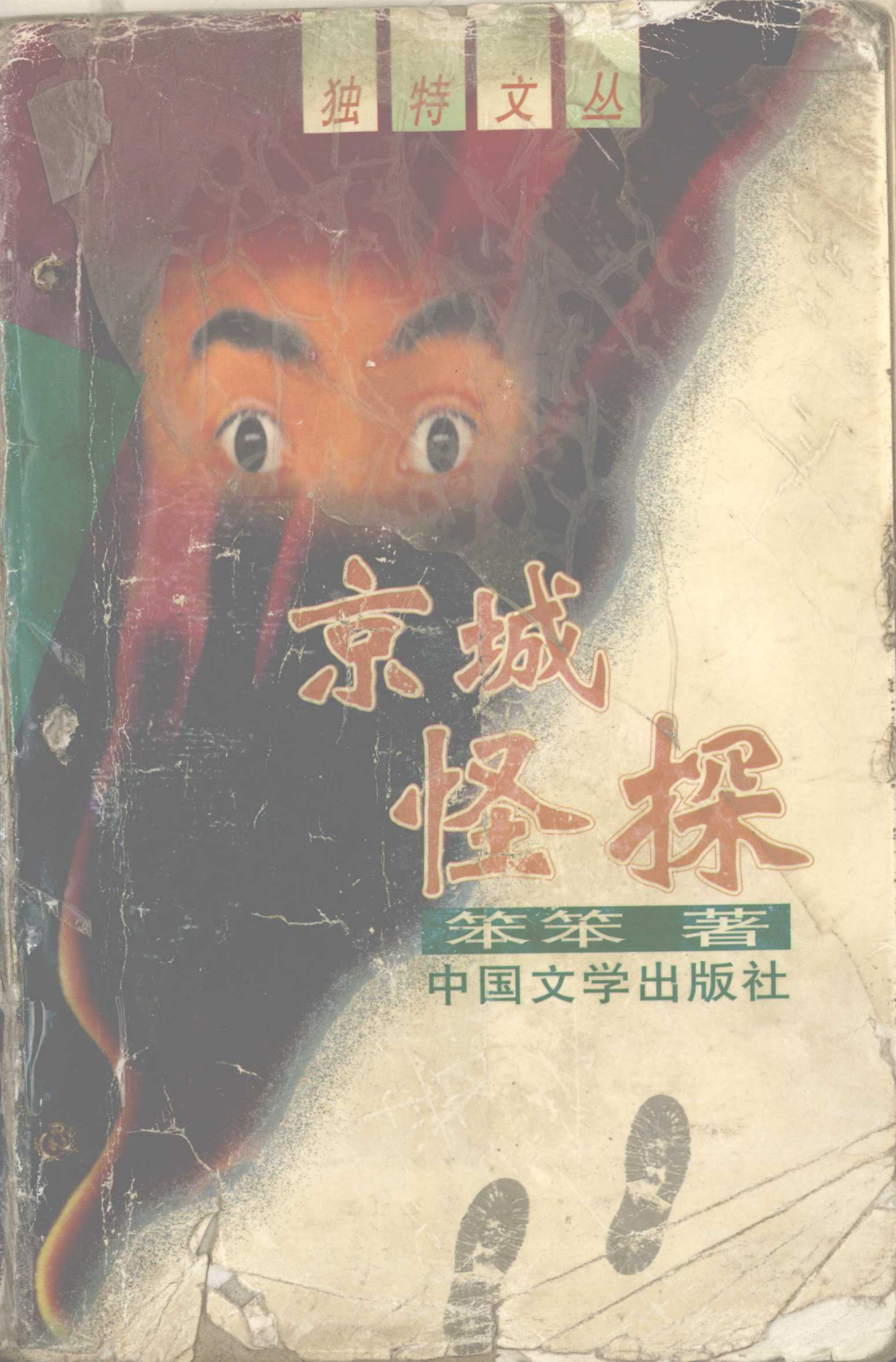


独特文丛



京城
怪探

笨笨 著

中国文学出版社

独 特 文 丛

I247·5
921



京城
怪探

笨笨 著

中国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京城怪探/笨笨著. - 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 1998. 1
ISBN 7-5071-0417-6

I. 京… II. 笨… III. 长篇小说:侦探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17825 号

京城怪探

中国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百万庄路 24 号 邮政编码:100037

发行部电话:(010)68320635 68326644-2372

北京市华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8 年 1 月第 1 版 1998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7.375

字数:418 千 印数:1-5000 册

ISBN 7-5071-0417-6/I·368

定价:22.00 元

出版说明

“独特文丛”是中国文学出版社精品图书中的一个新系列。

在当代写作人群中，有一批怀有明确的社会责任感和艺术创新精神的作家。他们坚持在有益于世道人心的前提下，追求文学创作总体的艺术个性或某一阶段创作的独特性，写出了一些既有深刻的思想内涵，又在某些地方与众不同、令人耳目一新的有趣佳作。这正是广大读者的热切企盼，也是我们一直想提倡和鼓励的。

“独特文丛”便是专门汇集在内容或形式方面具有独特性的当代作家佳作的新文库。这些佳作的独特性既可以表现在题材的选择和命意的表达上，也可以表现在形式的运用和艺术手法的创新上；既可以是一个作家毕生创作风格的体现，也可以是一个作家在某一时段或某一类型创作的显著特色。

我们将严格地进行精选精编。“独特文丛”既喜欢搜集名家名作，也乐意推出新人新作。当然，仅有一些特点而欠扎实的作品还不能问津，必须是具有鲜明的独特性而又雅俗共赏的佳作，才能进入本丛书。

我们欢迎具有独创性的作家们不断来加盟于“独特文丛”。

——编者——

本书人物故事纯属虚构

——笨笨

目 录

第一章	醋海惨案	(1)
第二章	恐怖的森林	(86)
第三章	身入狐穴	(150)
第四章	真假歹徒	(201)
第五章	惊魂的别墅	(249)
第六章	神秘的白玫瑰	(290)
第七章	奇案与人质	(327)
第八章	笑破疑案	(384)
第九章	寻宝历险记	(467)
第十章	错杀案	(513)
后记	(554)

第一章 醋海惨案

一 病急乱投医

一九九〇年七月的一天，北京市小有名气的推理小说作家丁言，在海淀区花园村自己的家中，正为一张寄给他的万元汇款单百思而不得其解的时候，对门住着的居委会主任李大妈敲门进来，又交给他一封发自河南省平安镇的挂号信。丁言迫不及待地撕开信一看，只见上面写道：

“尊敬的丁言先生，我不久前寄给你的一万元钱收到了吗？汇款单上的地址和名字都是假的。不为别的，因有一件十分棘手的事想请先生帮忙。先生若没有工夫也就算啦，钱你不必退回，留下零花吧。要是不太忙，那就来河南我这里一趟怎么样？如果你帮我办成了那件棘手的事，感谢之余我会再送给先生五万元作为报酬的。本人绝对没有耍弄先生之意，请不要误会。怕先生找理由将钱退回，所以我没有写出自己真实的地址和名字，这一点还请先生原谅。若打算来河南，请坐本月十八日由北京开往郑州的二五一次列车，车站出口处有人举牌相迎。严某人恭盼先生能如约前来。”

丁言今年二十三岁，身高一米八〇左右，浓眉大眼，长得相当英俊，与众不同的是他一对明亮的眼睛上，都长着三层眼皮。另外脸上还有男人少有的一笑就能见到的两个酒窝。他的父亲是北京市的公安干部，母亲是作家。受双亲的影响和熏陶，丁言从小就爱

好推理侦破这方面题材的小说和故事。高中毕业以后，一时找不到合适工作的他，把全部精力都用在了写作上。在母亲的指导和帮助下，丁言先后共有五部推理侦破小说被录用出版，成为一名偏爱写推理小说的青年作家。

丁言朋友多，收到的信件就多，有时一天就有好几封，可像这位河南省平安镇不留真名的严某人，又寄钱又千里相约的信，丁言还是头一次遇到。他不明白这位素不相识的严某人为什么会找到自己头上，求他这个只会爬格子写文章的人办什么事。

搞小说创作的人，大都富于幻想，渴望奇遇，追求刺激，具有强烈的好奇心。特别是丁言，一件怪事如果不弄个水落石出，往往会食无味，睡不宁，坐立不安的。对方没有写明真实地址和姓名，汇来的万元巨款想通过邮寄的方式还给对方是不可能的，无功受禄良心上又过不去，况且那事成之后的五万元奖赏，对他这个没有工作的穷文人来说，有着多么大的吸引力和诱惑力呀。

几乎没怎么考虑，丁言便认为自己应该到河南平安镇去会一会这个严某人，问一下他到底求自己办什么事情。如果自己可以办到，就尽量满足对方。若自己办不成，就把他寄来的钱亲手还给他。反正没有工作和家务拖累，丁言对父亲谎称要到河南进行一次社会调查，为创作积累素材，征得父亲同意后，取出严某人汇来的钱带在身上，提着行李便如约出发了。

列车到达郑州车站，已经是第二天下午了，穿着白上衣、灰西裤、黑皮鞋的丁言下火车刚走出站口，抬头便发现了一个举得很高，在白纸上写着大黑字的木牌：“接北京丁言。”

举牌子的是一位十八岁左右的少女，个子不高但长得很白净，一看就不是个干庄稼活的农村姑娘。她穿着一件粉红色连衣裙，下面是肉色丝长筒袜和白色皮凉鞋，五官端正，小嘴唇上抹着淡淡的口红。美中不足的就是她的头发不怎么黑，给人一种黄毛丫头

的印象。

丁言看她双手高举木牌，脑袋随着出站的人流不停地转动着寻找自己，汗水流出来都没工夫擦一下，便走上前去半心疼半开玩笑地对她说道：“小妹妹，你举这么长时间累不累呀？我帮你举一会儿怎么样？”

姑娘扭头看了丁言一眼，摇着头说了一句地道的河南话：“俺不累。”

“你接的这个丁言，是你的心上人吗？”丁言指着牌子上的字又问道。

姑娘这回生气了，他瞪了丁言一眼说道：“不要你管，该干什么干什么去！”

“你不要我管可就惨了。”丁言小声笑道。

丁言无论遇到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事，他脸上总是笑着的，还随时随地开玩笑，早在少年时代他便有了一个活宝的外号。如果你把他逼得突然不笑了，那你就防着他武力的进攻吧。

“讨厌！”姑娘低头轻声说完，厌恶地躲开丁言，举着牌子挤到出站人流另一边去了。

丁言讨了个没趣，他把行李箱放在地上，掏出一根烟点上，一边抽烟一边观察那个姑娘的一举一动，他算定，来接自己的，绝不可能只有她一个人，一定还有别的什么人躲着没有出面。

慢慢的没有出站的乘客了，连最后补票的人都走光了，姑娘这才放下木牌，很失望地叹了口气，活动一下将近麻木的手臂，掏出手绢轻轻地擦脸上的汗。

“小青，接到姓丁的人了吗？”一位二十多岁，穿了一身油乎乎脏工作服的胖青年走了过来，大声向接人的那个少女道：“他为什么没有来呢？”

“谁知他死到哪去啦！”小青气呼呼地说道。

丁言在旁边一听她骂上自己了，再不出头后面肯定有更难听的，便马上走过来笑着质问小青道：“你这个黄毛丫头简直太坏了，我一没招你二没惹你，干吗咒我呀？”

“一边凉快去！你接什么茬呀？”小青有胖青年在身边站着，变得厉害多了。

丁言冲小青做了个鬼脸，转回头问胖青年道：“老弟，你是姓严吗？”

“俺不姓严，俺姓唐。”

“你不姓严，为什么来接丁言呢？”

“俺们老板姓严，是他让俺们来接丁言的。怎么，敢情你就是北京的丁言呀？”胖青年指着丁言失声喊道。

“你比这个小丫头有眼力。”丁言说完掏出一张自己的名片递了过去。

“你就是丁先生呀？刚才干吗不直说呢？害得俺多举这么长时间的牌子。”小青抢过名片看了看，红着脸抱怨道。

“姑娘目不识丁，骂我讨厌又咒我死，我不生你的气，你怎么反倒怪罪起我来啦？唐先生，你给评评理。”

丁言是老板请来的客人，小青可不敢惹，因此半诚恳半委屈地赶快道歉：“对不起，丁大哥，我刚才还以为你是坏人哩。”

“丁先生，接你的车就停在附近，咱们现在就走吧？”胖青年提起丁言的行李说道。

“别忙，我到现在还没吃午饭，咱们找个饭馆先吃点东西吧！天气这么热，上车前喝上几口冰镇饮料，那才舒服哩。”丁言想借吃饭的时间问一下这两个人，打听姓严的老板到底要自己来帮他什么忙，如果是干违法的事，自己说什么也不能去见他。

“俺刚才已经吃过了。小青还没有吃，让她陪你去吃吧。俺在汽车里等着你们。”胖青年说道。

“唐大哥，还是你陪丁先生去吃吧，俺不饿。”小青扭捏道。

“丁先生是北京来的大作家，是咱们老板请来的贵客，俺穿这一身脏兮兮的工作服怎么配跟人家坐在一起呀？你就去吧，别怕。”胖青年说完不等丁言反应过来，提着行李大步走了。

丁言想追上他拿回自己的行李，又怕引起误会，所以只好由他去。回头一看小青正做出一副犹豫不决的样子，便拉着她的手笑道：“小青姑娘，你陪我去吃饭，害什么怕呀？虽然说秀色可餐，但我眼神挺好的，不会把筷子下到你的身上，快走吧，我请客！”

“丁先生，你放手！这儿是河南，你不能拉着我的手走路。”小青急忙甩脱丁言的手道。

“奇怪，你们河南不手拉手走路，难道还脚勾脚走路不成？”

“让熟人看见会说闲话的。”

小青带着丁言来到附近一家比较干净的餐馆坐下，丁言点完饭菜后问坐在对面的小青道：“那个写信约我来的严某人是干什么的？”

“是个大老板，我就在他开的旅馆里当接待员，他是我们平安镇最富有的人，个体经营着运输公司、化工厂、餐厅旅店等好几种生意，钱多得数都数不过来。”

“他叫什么名字？有多大岁数？”

“叫严林，也就三十七八岁。”

“你知道他请我来办什么事吗？”

“不知道！他请过不少的作家，几乎都是我接待的。”

“严林还请过别的作家？他是不是为了出名或者为了扩大生意上的影响，请作家写文章来吹捧他呀？那样他应该找记者才对嘛。”

“我也觉得奇怪。在你之前他曾请过五位有名的小说作家，天津的、上海的、广州的、成都的、哈尔滨的各一位，可大老远的请来

到他家一见面，人家马上就走了。送他们的时候，有的气得脸色铁青，有的恼得破口大骂，还有一位气得刚下他们家楼就晕过去了。”

“严林是不是遇到了什么为难的事，或者受了什么人的欺压，托我们写篇文章发表在报上为他出气呢？”

“不会吧？严林有钱有势，县长是他的同学，舅舅在国外开公司，手下又有一批为他卖命的铁哥们，谁敢惹他呀？”

“那一定是他家里发生了什么不幸的事，他结婚没有？家里还有别的什么人吗？”

“我不了解他们家的情况，等你见了俺们老板，直接去问他吧。”

“小青姑娘，我是专门写推理小说的，对身边的事情分析得很透彻。你与严林同住在一个镇上，他又是你的顶头上司。他家有什么人，发生过什么大事，你一定知道！”

小青想了一会儿抬头神秘地笑道：“不错，我知道，但我不能告诉你。说出来怕把你吓得跑了回去，我可没法向老板交待。因为每次接人之前，老板都再三嘱咐我，千万不要对客人说出事实真相，否则他就开除我。”

“我胆子并不小，即使他们家里闹妖怪我也敢去住上几天。这里只有你我两个人，你说出来他是不会知道的。放心，我的嘴很严，就是有人给我上刑也不会出卖你的。”

“丁先生，你就别让我为难啦，饭菜上来了，抓紧时间吃吧，还有几百里路要赶哩。”

“你不说出严林请我来的真正目的，信不信我现在敢把一万元钱交给你，马上坐车返回北京去？”上菜的服务员走后，丁言盯着小青威胁道。

“丁先生，您一个有身份的大作家，对我这么一个受人指使的服务员软硬兼施，不觉得太卑鄙了吗？我相信你不会让我过于为

难的。”

“难怪严林会安排你出面接人，你的确很了不起，小嘴比开茶馆的阿庆嫂还厉害三分，日后我见到严林，一定提议让他重用你。”

“我要是阿庆嫂，那你是谁呀？是草包司令还是汉奸刁德一？敢情大作家说出话来也有失言的时候。”小青大笑道。

“我既不是胡司令，也不是刁参谋长。”

“那你是谁？”小青依旧在笑。

“阿庆！”

这回轮到丁言笑了。丁言除了聪明幽默外，还有一个特长就是斗嘴，斗嘴皮子他是从不吃亏的。

“你很爱开玩笑是吗？”等丁言笑够了，小青问道。

“我见到自己喜欢的人就爱开玩笑，若是遇到我讨厌的人，打死我也笑不出来。”

“你问的事我没有告诉你，还会喜欢我？”单纯的小青不小心咬上了丁言下的诱饵。

“如果你告诉了我，我会更加喜欢你的。自从我一见到你，就觉得你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女孩，天真、美丽、正直、无私、善良、可亲，我认为你不应该看着我急得不吃不喝而不对我说出事实真相。”

小青考虑了一小会儿，终于鼓足勇气说道：“其实告诉你也没有什么关系，反正你早晚会知道的。我是怕你知道真相以后一生气走了，那就把我害惨啦。如果你保证听完后跟我去见严林，那么，我马上就告诉你。”

“中！俺保证！”丁言用刚学到的河南话爽快地说道。

“是这么回事：严林有个小妹名叫严敏，去年十月底突然跳井自杀了。经法医验证她怀有三个月的身孕。严林的父亲是个极好面子的人，一听自己二十多岁还未嫁出的小女儿有这种丑事，认为

很丢面子，当天夜里便上吊死了。严林的母亲经受不起这样的打击，哭了几天后气疯了，现在还住着院。事隔不久，严林带着严敏临死前寄给他的遗书从南方分公司赶回，一口咬定妹妹是被人强行轮奸后因怀孕而自杀的，恳请镇派出所尽全力追查歹徒替妹妹雪耻，替父母报仇。派出所很重视这件案子，风风火火地忙了几个月，但什么线索也没有找到，最终以案件拖延时间太长，根本无法取证，不排除死者推脱行为或替恋人打掩护而结案存档。严林曾悬赏五万元，声称谁提供线索就把这笔钱送给谁。巨款招来了许多秘密报案者，他们都举报当时镇上名声最坏的“八大金刚”有作案嫌疑。可经过调查，案发时，“八大金刚”一伙到黄河壶口看瀑布去了，根本不在镇上。严林又托人情拉关系从县公安局、省公安局请侦破高手调查，但还是毫无进展。复仇心切的严林并不死心。在公安人员撤走后，他打算自己破案证实妹妹的清白。为了增长破案知识，他搜集了大量犯罪案例和出版的推理作品。看书时，他发现其中有几篇文章的内容与自己妹妹遭遇的不幸相同，也被作者巧妙的构思和超人的推理所打动，就来了个病急乱投医，想法找到原书作者的地址，给他们写信寄路费请作家来帮他破案。而你正是其中一个。”

听小青讲到这里，丁言忍不住大笑起来，“好一个病急乱投医，严林真是太糊涂了，作者写推理小说是自己在纸上作案自己在纸上破，坏人是自己早设计出来的，推理起来当然容易啦。要是让我们去破现实生活中的真实案件，那岂不是赶鸭子上架吗？”

“这么说你也不行啰？唉！你可是他选中的最后一位。”小青失望地说道。

“破案虽然惊险刺激，但我可从来没试过，既然答应你去见严林，好歹也要会一会他，帮不上忙安慰几句，也不枉他错抬举我一回。”

“那咱们就赶快吃饭吧。”小青说完为丁言倒上了一大杯冰镇啤酒。

丁言喝了两瓶啤酒后突然问小青道：“你们镇上一共有多少人呀？”

“将近五千人，你问这个干什么？”

“这案子好破！就算五千人吧，去掉一半女的，再去掉五百老的一千小的，也就剩千把人了。从一千人里查找几个轮奸犯，我认为非常容易。”

“你喝多了吧？”

“没有。严林透露过轮奸严敏的歹徒一共有几个吗？”

“五个，这是严敏在遗书中交待的。”

“事隔快一年了，他们之中还没有一个人露出马脚，足以证明他们是团伙性质的流氓集团，查一下当时你们镇五人以上的流氓团伙到底有几个，不是很容易找到歹徒了吗？走！咱们去见严林，告诉他：这个案子我接了，让他准备好赏金吧！”丁言很自信地笑道。

二 智过难关

平安镇位于河南省中部，是一座不大不小的乡镇，镇中有一条平坦宽阔的柏油马路，南通县城，北至煤矿和瓷都，是一条交通要道，白天车水马龙、人来人往、热闹非凡。晚上灯火通明，叫卖声、音乐、舞曲、车喇叭、录像片打斗声此起彼伏。只有从晚上十一点至次日凌晨五点钟，才是平安镇较为安静的时刻。

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来，平安镇一改往昔贫穷落后的面貌，建起了不少镇办中小型企业，公路两旁也盖起了许多餐厅、舞厅、旅馆、发廊、放映室、小卖部、服装屋等个体服务设施，门面装饰的

豪华程度几乎不亚于大城市。镇西有几家先富户还盖起了小洋楼。就是住石瓦房的普通人家，房顶上也都立着高高的电视接收天线。

可能是为了显示自己的富有和热情，严林安排丁言住进了他开的“君子来”旅店最豪华的二楼套房，房间里配备了软床、彩电、空调、沙发、浴室、写字台、电话、宫灯，墙面刷得很白，地上铺着纯毛的红地毯。

“不错！”丁言进门巡视了一下房间后点头说道。

“你抓紧时间冲洗一下，顺便把衣服换一换，严老板特别喜欢干净。汽车就在下面等你，完事后让唐师傅带你去见老板。”小青放下行李后对丁言交待道。

“一个乡下暴发户，没准我还嫌他脏哩。”丁言不高兴地说道。

等小青给严林打完电话离开后，丁言插上门走进了浴室。半小时后，丁言从楼上下来了，他上身换了件红色 T 恤衫，下身配蓝色老板裤，足蹬黑色皮鞋，甩动着一头乌黑的长发，更显得英俊、洒脱。

汽车将丁言送到镇西一座小洋楼前，司机唐胖子示意丁言下车后，用手冲小楼指了一下，自己开着车先走了。

丁言心里抱怨严林架子太大，到了门口也不出来迎一下，索性一边吸烟一边在楼前散步，就是不去按门口的电铃。

烟还没有吸完，只见一位中年男子从里面走了出来，他迎上丁言热情地说道：“你就是丁言同志吧？真对不起，今天忙点别的事，没有亲自到车站去接你，请多原谅。”

握手的时候，丁言见此人头发脏乱，衬衫的领子特别黑，手指甲缝里还有脏东西，马上想起小青刚才说严林特别爱干净的话，灵机一动不悦地问道：“请问先生是谁？”

“我就是严林。怎么？你不是小说家丁言同志吗？”

“我是丁言没有错，但你绝对不是严林！快把严林叫出来，不然我可要生气了。”

“可能是我有口音你听错了，我叫严临，来临的临，是严林的叔伯哥哥。严林在楼上正忙着给你准备晚饭脱不开身，让我先下来迎接你。”中年男子搓着双手极不自然地说道。

“是丁先生到了吧？欢迎、欢迎。”又从楼内走出一位三十七八岁左右的男子。他上前用力握住丁言的手说道。

“你又是谁？”由于刚才闹了场误会，所以这次丁言更加警惕地问道。

“我就是给你寄钱写信，请你来帮忙的严某人。丁先生能如约前来，我真是太高兴啦！给你安排的旅馆怎么样？你满意吗？”

此人又瘦又高，上身穿了件金利来白衬衣，下身是烫得笔挺的西裤，脚上穿一双紫色皮鞋，脖子上系高级领带，腰中系金利来皮带，腕上是雷达名表，左手无名指上套着一枚宝石金戒指。胡子刮得很干净，分头梳得又亮又齐，十足一副暴发了的农民企业家形象。美中不足的是此人流里流气，贼眉鼠眼的样子令人讨厌，丝毫没有大老板的风度和气质。

丁言看了他几眼以后，友善地笑了笑，突然扬手照他脸抽了过去。此人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竟出手格开了丁言打来的耳光，脸上依旧笑着问道：“丁先生，你这是干什么？”

“你不是严林！快把严林这个混蛋给我叫出来。别以为他有几个臭钱就可以捉弄人，现在是他求我办事，并不是我有求于他。”丁言见此人会武功，虽然气愤但也不敢再动手了。

“史冬生，不可对丁言先生无礼！”应声又从楼内跑出来一位略微有些发福的中年男子，他双手握住丁言的右手说道：“丁先生，你如果生气，就再骂我几句吧，是我让他们这么做的。”

丁言从此人的气质上断定：他才是真正的严林严老板，虽然只